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二十六回 假醫生藏機探病 醫卜士開口禳星

詩：千里姻緣仗線牽，相思兩地一般天。  
驚信那經云外報，梅花誰向隴頭傳。  
還秋荏苒時將杜，只恐年華鬢漸潘。  
此畫俄逢應未晚，匆匆難盡笑啼緣。

說這李岳，聞知姪女兒得了病症，連忙趕將回來。又恐嫂嫂知了丑姑那件事情，走進門與老夫人相見了，便把幾句官樣話說在前頭。原來老夫人雖是曉得些緣故，見女孩兒病重，那裡還有心情提起，便掩著淚道：「叔叔，怎麼好？你姪女兒霎時間染了這場篤病，特接你回來作個主張，早早請一個醫生看治。」李岳埋怨道：「嫂嫂，今日姪女兒這場病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都是你不是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怎麼到說我不是？」李岳道：「當初哥哥在日，多少貴戚豪門央媒求聘，是你不肯應承，只道可留得在家養老送終的。不思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到了這般年紀，還不許一個媒婆上門。女孩兒這句話，可是對得人說？豈不是你耽誤了他的青春，不是你不是，還是誰不是？」老夫人聽他句句說得有理，只得勉強陪笑道：「叔叔，這是我嫂嫂當初一點愛惜女兒的心腸，那裡曉得今日染出這場病來！且和你到房中去看他一看。」

老夫人同了李岳，悄悄走到房門首，推門進去。只見瓊娥正在那裡煎茶，老夫人問道：「小姐還是睡熟的，醒著的？」瓊娥回答道：「睡熟也是醒著的語言，醒著也是睡熟的光景。」兩個便走進房來，老夫人輕輕揭開羅帳，偎著小姐臉兒道：「我兒，叔叔來看你了。：那小姐凝著秋波，把李岳看了兩眼，認得是叔叔，含著淚輕輕叫了一聲，依舊合眼睡去。李岳吃驚道：「嫂嫂，你看姪女兒病勢已有十分沉重，還不放在心，終不然割捨得這樣一個嬌嬌滴滴的女孩兒就輕棄了！你就該早早接一個醫人來，先看他脈息如何，然後待我回來商量用藥，才是正經道理。」老夫人含淚道：「叔叔，不是我嫂嫂不肯請醫看治，是女孩兒吩咐說，吃不得煎劑，要待你回來商量，才好去接。因此耽擱在這裡。」李岳道：「嫂嫂，只要醫得病好，那裡依得他吃不慣煎劑的清平話兒。如今還尋那一個醫人便好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只揀行時的接一個來就是。」李岳道：「嫂嫂你不知道，那些街坊上的醫生，甚是會得裝模做樣，半年三個月不曾發市的，也說一日忙到晚，走去尋著的，真個是贖他一貼貴藥。這裡轉彎有個張醫生，到還不甚妝喬，專治女科病症，憑你沒頭緒的症候，經著他手，按了脈，一貼藥，三兩日內便得除根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如此恰好。」便著人去請了張醫生來。

那醫生把小姐看了脈息，再想不出是甚麼症候，連下了幾服藥，那小姐病體愈加沉重。這老夫人行也是哭，坐也是哭，那裡割捨得過。有詩為證：

心病除非心藥醫，庸醫誰破個中疑。  
湯頭誤用人幾斃，益甚堂前老母悲。

李岳道：「嫂嫂，待小叔親到崇祥寺去祈個吉凶，你可著人接那原乳姪女兒的奶娘來，早晚陪伴幾日。」老夫人依言，送了叔叔出門，便著院子去接奶娘。你道這奶娘是誰？就是文荊卿寄寓店主人的妻子。那院子走進店來，見了店主婆，先把小姐的病原，再將老夫人相接的話兒，從頭說了一遍。店主婆吃了一驚，連店主人也大是不快。那店主婆滿口應承，就便到府中來了。院子方才回去。恰好那文荊卿正站在店房內，聽他說了這幾句，便也關心，遂問店主道：「恰才那個老蒼頭，是哪一家來的？」店主道：「是李刺史府中來的。」文荊卿道：「要接你店主婆去何干？」店主道：「而今小姐染病在床，老夫人要我老妻去相陪幾日。」這文荊卿聽說李小姐染病，心中著實打了一個咯噔，再也思想不到這店家緣何與李府相熟，便問道：「店主人，你家敢與李刺史有親麼？」店主笑答道：「不瞞相公說，他家小姐，自幼是我老妻看大的。虧了夫人歡喜，憐我夫妻兩口沒甚經營，便將五十兩小鏰銀子，扶持我們在這裡開這一爿酒店過活。那小姐到今還捨不得老妻，時常要來接去陪伴幾時。」文荊卿見店主說了那一番，心中老大懊恨，雖是在他店中住了三四個月，沒一個日子不把那小姐掛在心頭，哪裡曉得有這一條門路。暗歎道：「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這畢竟還是我與那小姐緣慳分淺。」便又問房主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那李小姐受過哪一家的聘禮？」店主道：「相公，你不要說起。那小姐自幼老夫人愛惜，就如心頭氣，掌上珍。李老爺在生時節，多少豪家子弟，貴族兒郎央媒求聘，老夫人只是不肯應承。蹉跎到今，一十七歲，還未肯輕人家。」文荊卿便借口道：「依你說，那小姐此番這場病，都是日常間憂疑昏悶上起的。若去接了而今街坊上這些醫人，不過下幾味當歸、川芎之類，只要先騙幾分銀子到手，慢慢的便起發買人參、合補藥，只指望賺一塊大錢，怎容易就得個起膠的日子。我今有一個良方，原是先父向年遺下的，竟與醫家大不相同，專治女人一切疑難怪病。何不對店主婆說，到李夫人面前，把我吹噓一聲。醫好了小姐，不獨我有效，連你們都有功了。」店主滿口回答道：「相公，你果有良方，我就對老妻說。」便起身去與店主婆商議。店主婆喜笑道：「相公，你果治得小姐病好，那時待老身與老夫人說，就招相公做個東床女婿何如？」文荊卿正色道：「若如此說，到是我有私意，不是要治人的本心了。」店主婆笑了一聲，出門竟到李府。見了老夫人，把文荊卿治病的話說上。老夫人喜逐顏開道：「奶娘，既有這樣一個異人，適才何不就同了他來？」店主婆道：「老夫人，卻敢不難，這個人原在我店中住下的，容老身轉去，接了他來就是。」連忙便走，起身回到店中，拽了文荊卿遂要同去。

文荊卿見來相接，恰正是中了機謀八九分，一心思量去見小姐，對著店主婆道：「那小姐難道是這樣草草相見得的，待我整了衣冠才好同去。」匆匆走進房中，把衣冠整了一遍，著安童看守房門，遂同店主婆來到李府。老夫人迎到堂前坐下，細說了女孩兒得病根由。文荊卿假意道：「老夫人，可曉得醫書上的望、聞、問、切麼？大凡醫人治病，先要望其顏色枯潤，聞其聲音清濁，問其受病根源，然後切其脈息浮、沉、遲、速、滑、滯、帶、藥，無不取效。」那老夫人聽了這一篇正經道理，自然肯信。便托那店主婆去打點茶飯，便與文荊卿同到小姐房中，輕輕半揭羅帳，偎著臉兒道：「我兒，又接得一位先生來看你了。」你看那文荊卿坐在帳外，兩隻眼睛向那帳中不住偷瞧。有詩為證：

曾記當初兩下吟，今朝不比舊時春。  
相思相見渾如夢，此時此際難為情。

這小姐睡在牙床上，也把秋波向外一轉，霎時那裡便認得是昔日樓前瞥見之生，卻歎了一口氣，輕輕向羅帳裡把一隻纖纖玉手伸將出來。文荊卿看了，甚是可愛，遂將兩個指頭按了一會脈息。思量要把幾句話兒挑逗小姐，又慮老夫人在旁，不當穩便。千思萬想，恰才把一句話賺老夫人道：「老夫人，這小姐滿面邪氣，卻是鬼病相侵，若不經小可眼睛，險些兒十有八九將危之地。早早還向神前虔誠禱告，方保無虞。」你看那女眷們見說了這等話，最易聽信的。那裡曉得是計，便起身出房，向神前焚香禱告。有詩為證：

五瘟使欲散相思，只為床前人不離。  
誰語崇神應速禱，從中點破幾聯詩。

說這文荊卿已賺得老夫人去。正中機謀，還自前瞻後顧，又恐有人瞧破，恰才把幾句言語挑逗小姐道：「小姐的病症，都是那睡起無聊，愁悶不開的時節，又加春情撩亂，沒人排遣上染成的。」那小姐聽這幾句，暗自驚疑道：「好奇怪，這兩句是我昔日在麗春樓上。對那書生吟的詩句，怎麼這先生竟將我心病看將出來？」便凝眸在帳裡，仔細睜了兩眼，卻有幾分記得起。心中又想道：「這先生面貌，竟與那生龐兒相似，莫非就是那生，得知我病勢沉重，喬作醫人，進來探訪，也未可知。不免且把昔日回我的詩句挑他幾個字兒，便知真假。」遂低低問道：「先生，那胡麻糝可用得些兒麼？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姐，這還要問，『東君欲放』

就是一貼良藥。」小姐聽他回答，又是前番詩句上的說話，方才知得，果是那生。一霎時，頓覺十分的病症就減了三四分。兩下裡眼睜睜，恰正是隔河牛女，對面參商。有詞為證：

玄霜搗盡見雲英，對面相看不盡情。借問藍橋隔幾層？恨前生，悔不雙雙係赤繩。

——憶王孫

他兩個眉迎目送，正要說幾句哀腸話兒，你看那老夫人忒不著趣，突的走進房來。文荊卿恰又正顏作色，低頭假意思。老夫人道：「先生，神前已禱告了，小女的脈息，可看著麼？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姐的脈息來得甚是沒頭緒。老夫人既禱告了神前，這包在小可身上，醫個痊癒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先生，只怕小女沒緣，如今還用那幾味藥？」文荊卿道：「老夫人，這不是造次用藥的病，待小可回寓，斟酌一個方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先生，若不棄嫌，寒家盡有的是空閒書舍，就在這裡權寓幾時，待小女病痊，再作理會，意下如何？」文荊卿假意推托道：「這倒也使得，只恐托在內庭，晨昏起居不便。」老夫人笑道：「先生說哪裡話，醫得小女病痊，就是通家恩丈了，何過謙乃爾。」文荊卿滿口應承。說不了，只見那李岳正在崇祥寺回來，進房見了荊卿，低身唱喏罷，便問老夫人道：「嫂，這個先生是那個指引來的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這先生姓文，原在奶娘店裡住下的，因姪女兒病勢危篤特接他來看治。」李岳胡亂應了一聲，又把荊卿看了兩眼，對老夫人道：「這個先生甚是文雅，全沒些醫家行徑。嫂嫂且問你，他看得姪女兒病勢如何？」老夫人便照前把文荊卿說的病原，自己要留他的意思，都說與李岳知道。那李岳便不回答。不多時，那奶娘來對老夫人道：「午飯已打點了。」老夫人就著瓊娥在房伴了小姐，三人一齊同出房來，便喚李岳陪著荊卿後軒吃飯。

這老夫人與奶娘恰才走出堂前，只見一個沒眼睛的星士，敲著報君知，站在天井內。奶娘道：「老夫人，何不著他就把小姐八字排一排看？」老夫人點頭道：「先生，我要你排一個八字，可曉得麼？」星士聽見喚他，正是財爻發動，回答不及道：「老夫人，推流年，看飛星，判禍福，斷吉凶，都是我星家的本等，哪裡有不會排八字的。」老夫人便著奶娘扶他到堂前坐下道：「先生，王子年，癸丑月，壬子日，癸丑時。」星士記了八字，便向衣袖內摸了半日，拿出一個小小算盤，輪了一遍道：「老夫人，依小子看起這個八字來，若是個男命，日後有衣紫腰金之貴；是個女命，必有鳳冠霞帔之榮。」原來，這幾句卻是星家的入門訣竅。老夫人道：「這就是小女的八字。要先生細推一推，看目下主甚吉凶」恰是這句話，便兜上那星士的心來。你看那星家聽著問「吉凶」兩字，他就曉得有些尷尬了。假意又把算盤輪了一會，道：「老夫人，莫怪小子實講，這個八字裡邊，日後雖有一步好處，怎當這眼下勾陳劫殺，喪門弔客，一齊纏繞，又加傷官作耗，邪鬼生災，這一重關煞難過得緊。在這裡依小子說，及早至誠禳解一禳解，破財作福，還可保得無虞。」原來那些星士，若靠著推算八字，不過賺得分文道路，若是起發人家禳一禳星，極少也有三五分送將出來，與夫鋪星米，燈油，線索之類，約來共有七八分光景，稱心滿意。這是他賺錢的乖處。老夫人一聽，驚得面如土色，一念愛女之心，憑他發揮。便問道：「先生，若要禳解，這重關煞還過得麼？」星士道：「老夫人，你曉得如今的神鬼，都是要些油水的。你若禳解了，包你一日好一日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就著院子買辦牲禮，接一個陰陽先生來禳一禳吧。」星士搖手道：「老夫人說差了。那些陰陽生走到人家，再沒有如我們這樣至誠的。不過開口胡亂念得幾句，就要思量送神瞻仰。殊不知那些神道，都要人喜神歡，必須動一動響器才好。況且小子口中許出的，尋了別人，那鬼神反要生災作祟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待買了三牲福事，今晚就借重先生禳解了吧。」星士道：「老夫人，不是小子科派說，那些神道就如我們星家一樣，都是看人家打發的。假如一個低三下四的人家，便是一盞湯，一碗飯，也送好了病人。你們這樣鄉宦人家，若不用一副豬羊，做一個半宗願心，那神道總不放在眼裡，便禳解了十遭，也是沒效的。」店主婆攛掇道：「老夫人，俗語說得好，依得山人好，泥饅頭也好燒紙。只要小姐病痊，就依這先生說罷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先生今晚少不得要借重過來，命金一併相謝。」星士便作別出門。老夫人一壁廂吩咐收拾廂房內，與文荊卿暫且住下，一壁廂遂與李岳商量禳解一事停當。霎時宰了豬羊，請了神馬，匆匆的灑掃堂前，鋪設起來。已是黃昏時候，只見那星士帶了三四個後生，挑了一副箱子，竟到堂前擺列。一齊坐下，先吹打了一番，發過了符，接過了神。老夫人吩咐打點兩桌晚飯，與眾人吃罷。你看那星士打起油腔，跪在神前，通告了一番，眾人吹的吹，打的打，又響落了一會。那些前文倒也不甚打聽，還是後來《十供養》裡，各人信口把逐件你念一個，我念一個，都是打觀人的，卻還念得好。道是：

這副骨牌，好像如今的脫空人。轉背之時沒處尋，一朝撞到格子眼，打得像上折腳雁鵝形。

這把剪刀，好像如今的生青毛。口快舌尖兩面刀，有朝撞著生磨手，磨得個光不光來糙不糙。

這把等子，好像如今做篾的人。見了金銀就小心，有朝頭重斷了線，翻身跳出定盤星。

這個銀錠，好像如今做光棍的人。面上妝就假絲紋，用不著時兩頭躑，一加斧鑿便頭疼。

這只玉蟹，好像如今串戲的人。妝成八腳逞為尊，兩隻眼睛高突起，燒茶燒水就橫行。

這朵紙花兒，好像如今的老驢頭。妝出馨香惹蝶偷，腳骨一條銅絲顫，專要在蔥草上逞風流。

這只氣通簪兒，好像如今的喬富翁。外面妝成裡面空，有朝一日沒了法，撓破頭皮問他通不通。

這面鏡子，好像如今說謊的人。無形無影沒正經，一朝對著真人面，這張丑臉見了眼睜睜。

這個算盤，好像如今經紀的人。釐毫絲忽甚分明，有時脫了錢和鈔，高高擱起沒人尋。

這枚金針，好像如今老小官，眼兒還要別人穿。一朝生了沿缸痔，掛線尋衣難上難。

眾人把那《十供養》逐件念罷，便起身吹打送神。你看，一個就去並了神前油米，一個便去收了馬下三牲。老夫人便吩咐打點酒飯，與眾人吃罷，遂著李岳總送出謝銀一封，遞與那星士。那星士連忙雙手接了，同眾人揖謝而散，當夜收拾寢睡不提。